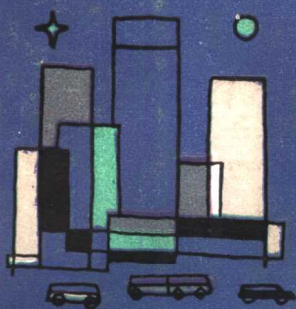


Bashi Niandai Sanwenxuan

1985

八十年代散文选





八十年代散文选

1985

《八十年代散文选》编辑组选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陈先法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插图：冯 节
尾 花：朱 刚

八十年代散文选

1985

《八十年代散文选》编辑组选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8 插页 6 字数 110,000

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800 册

书号：10078·3802 定价：1.35 元

编 选 说 明

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悠久的、光辉灿烂的散文创作传统，展示八十年代散文创作成果，使文学的百花园里更添繁荣景象，我们编选出版八十年代散文选，每年出版一册，本选集是第六册。欢迎读者每年为我们推荐优秀篇目。

本选集的作品均选自一九八五年的全国各报刊。编选方针着眼于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，真、善、美的统一。以抒情和记事散文为主，同时兼顾题材、风格等方面。所选作品依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。

因编选者水平有限，本选集难免存在不足和失当之处，谨请各方批评指正。

目 录 ·

1 旅伴·····	赵丽宏
12 高跟鞋,响过绥德街头·····	刘成章
20 祖国·····	徐 迟
26 石砭峪·····	贾平凹
29 到石码去·····	舒 婷
35 纤痕·····	廖静仁
44 “巴金这个人·····”·····	吴泰昌
60 良宵·····	陈慧瑛
69 在我的书橱里·····	徐开垒
74 山趣·····	乐维华
82 中国少女·····	陈丹燕
91 苦丁香·····	范若丁
101 河边石磨声·····	徐晓鹤
107 老舍和朋友们·····	胡絮青 舒 乙
121 望月·····	斯 好

127	贺海瑞墓之冷落·····	谢大光
132	编辑之歌·····	高维晞
137	夏歌·····	曹国瑞
142	广玉兰赞·····	荒 煤
147	星星在天上·····	王小鹰
159	乘地铁的少女·····	薛尔康
166	你能理解他们吗? ·····	郑绪岚
171	割不断的情丝·····	钱佩衡
178	一次难忘的家访·····	韩少华
184	大唐的太阳, 你沉沦了吗? ···	王英琦
190	蛻衣小史·····	韩石山
196	人间重晚晴·····	周 明
202	托福·····	杨子敏
212	埃菲尔铁塔沉思·····	张抗抗
218	仙游·····	和 谷
227	月露之台·····	梅绍静
232	回眸·····	张新奇
240	邂逅的船·····	熊述隆

旅 伴

赵丽宏

是武夷山的腹地了。

举目四望，世界是绿色的。竹子、铁杉、青桐、鹅掌楸、黑松林……浓浓淡淡的绿，覆盖了逶迤起伏的群山，风一吹，林涛四起，象群山深深的呼吸，给人一种神秘幽远的感觉。最使人着迷的，是那条从高高的山坳中奔流而下的溪涧，山泉澄澈得如同有了生命的水晶，喧哗着，打着漩涡，吐着白沫，蜿蜒流泻在堆满乱石的山谷里。

我，在这个荒凉却充满诗意的山谷中住下了。投宿的小客栈临溪而筑，探头便能看见那

条又清又急的山涧。流泉的歌唱，整日整夜陪伴着我，白天给我诗的灵感，夜晚送我进入梦乡……

然而毕竟有些寂寞。山中人烟稀少，小客栈里除了我，只有一个来自县城的收购组，七八个人，白天开着一辆面包车进山收购山货土产，傍晚才回来，天天如此。小客栈的主人是一对外乡来的中年夫妇，生得粗壮强悍，性情却很孤僻，难得和人答腔，整天阴沉着脸，全然不同于那些热情爽快的山民。白天，这里除了客栈主人和我，便再也没有其他人。只有客栈主人养着的一大一小两条黑狗，懒洋洋地躺在院子里晒太阳。小黑狗还未断奶，老是朝母狗肚子底下钻，大黑狗是一位很温顺的母亲，听任小狗在它身上胡缠。然而谁想逗小狗，它便会疯狂地叫起来，露出凶相。那小黑狗也会学样，拚命地对着人乱叫乱咬。而在客栈主人面前，它们却象两只乖巧的猫，会做出一副媚态。我不喜欢这两条黑狗。傍晚，收购组回来了，和他们聊聊，听一些山中奇闻，那是很有意思的。收购组里带队的是一位模样可敬的老人，鬓发已经斑白，精力却出奇地旺盛，天天带着一伙人上山，总是

兴致勃勃，从来不露倦色。收购组里还有一位年轻的姑娘，她悄悄地告诉我，那老人是供销社的经理。

一天下午，收购组提前回来了。车门一打开，竟传出几声轻轻的狗叫。第一个下车的是经理，只见他两只手各抱一条小狗，快活地笑着。这是一对可爱的小狗，金黄的毛色在太阳光里闪着耀眼的光彩，象两个毛茸茸的大绒球。经理把小狗放在台阶上，两个小东西蜷缩着依偎在一起，亮晶晶的眼睛里流露着惊恐和不安。

“才五毛钱一个，从山里人家买来的。”经理轻轻抚摸着小狗的脑袋，笑着告诉我。一个小伙子上来用铁丝套住小狗的颈子，然后用绳子把它们拴在廊柱上。过了一会儿，两只小狗仿佛自在一点了，先是摇着尾巴东张西望，随即便互相扑打着玩耍起来。

院子里的两条黑狗也过来看热闹了。它们默默地站在一边，漠然凝视着两位新来的陌生同类，既无欢迎的表示，也没有厌恶的神情。看了一会儿，小黑狗失去了好奇心，又钻到大黑狗的肚子底下急急忙忙地去寻找乳头了。两条小

黄狗比小黑狗还要小一点，也许早晨还含着母亲的乳头呢。此情此景，大概使它们想起了自己的母亲，它们不顾牵在颈子里的麻绳，挣扎着朝大黑狗扑去。大黑狗却如临大敌，呲露着白花花利牙，凶狠地冲它们狂吠起来，小黑狗也在一边跟着乱叫。两条小黄狗失望了，又瑟缩着挤在一起，耷拉着脑袋再也不敢动。

哦，这一对失去了母亲的可怜的小东西！

傍晚，厨房里人声喧闹，只听见收购组的几个小伙子快活地大声嚷嚷：“经理下厨罗，经理露一手罗！”我走进厨房，只见经理围着一条白围单，满脸红光，正手舞足蹈站在锅灶前亲手炒菜。客栈的那一对夫妇也在一边忙碌着，阴沉的脸上露出难得的笑，红红的鼻尖上冒着油汗。屋里，一股热烘烘的茴香和肉的味儿在缭绕。见我进来，经理笑呵呵地招呼道：“来，今晚和我们一起会餐吧，吃狗肉！”

狗肉，哪里来的狗肉呢？见我惊奇，一个小伙子便说：“就是今天带回来的小狗嘛，杀了。”我一愣，退了出来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收购组的屋子里又叫又笑，热闹极了。小食堂里，显得很冷清。那个姑娘

没有参加聚餐，和我在一张桌上吃饭。我忍不住问她了：

“你怎么不吃狗肉？”

“吃不下。”

“两条小狗都杀了？”

“本来都要杀的，一只给跑了，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。”

姑娘说着，抬头看看门外。天已经全暗了，什么也看不见，黑黝黝的山影映在深蓝的天幕上，遥远而又神秘。屋后那条山溪哗哗地轰响着……

山中，一个沉默的夜晚。我一反平时的习惯，早早地睡了。屋外的流水声里，隐隐约约，似乎有狗在幽幽地叫……

半夜里，我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了——屋外，仿佛有一个小孩在嚤嚤地哭泣，并且不时轻轻敲着门。这里，根本没有什么小孩，况且是半夜三更！我不禁毛骨悚然了。这声音断断续续，却并不消失，看来，决不是错觉。我叭地一声拉亮了灯。灯亮后，这声音更响了，门被撞得一颤一颤的。我猛地拉开门，不由得惊叫起来——门槛上，蹲着一条小黄狗，小黑鼻子湿漉

漉的，眼睛里仿佛噙着泪花。哦，一准就是死里逃生的那一只！

小黄狗走进屋来，蹲在屋子当中，定定地瞅着我，乞求似的眼神里，闪烁着信任的柔光。对了，明天一早，收购组就要回去，不能让他们带走它。我把小狗留下来了。奇怪得很，进屋后，它再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安安静静在我的床底下睡了一夜。

第二天起床时，收购组已经出发了。门一开，小黄狗便窜了出去。它好象要寻找什么，在院子里转了好几圈，一无所获，低着头走到屋后的溪涧边。哗哗的流水声，使它振作起来，它抬头望着在石滩上曲折迂回雪浪飞卷的溪流，望着水烟迷蒙的山谷，一动不动，象一座小小的雕像，不知在沉思些什么。两条黑狗发现它了，蹦跳着跑过去。小黑狗冲它叫了一声，使它中断了沉思。它转身望着两条黑狗，无动于衷。仿佛是为了刺激它，小黑狗一头钻到母亲身子底下，美滋滋地吃起奶来。小黄狗心动了，慢慢向前走了几步。然而没容它走近，大黑狗便呲牙咧嘴地扑上去，狠狠地在它的脖子上咬了一口。小黄狗一声惨叫，急忙逃进了我的屋

子。一见到我，它便委屈地呜咽着，用小脑袋拭揉着我的脚……

小黄狗和我熟了，整天跟着我转。吃饭时，我总要留下一些饭菜喂它。我叫它小黄。这是条聪明的小狗，非常招人喜爱，只要叫一声“小黄”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它都会蹦蹦跳跳地奔过来，亲昵地用头撞我的脚，在我身边打滚，还不时直起身子用两条后脚走路，引我发笑。而对那两条黑狗，它总是离它们远远的。这个可怜的孤儿，大概不愿意原谅这一对同类的无情和势利。

非常奇怪，每天早晨，它总是一动不动地蹲在那条溪涧边，呆呆凝视着山泉奔腾远去，倾听着震撼空谷的流水声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我在溪边洗脸刷牙，它居然也毫不理会——在其他时候，它是必定要朝我奔过来的。也许，它是在思念失散和死去的亲属们了……

有时，我要到山里作一些访问，路远，不能带着它。临走，我便设法躲开它，然后再悄悄离开。回来时，它总是蹲在院子门口等着，一听到我的脚步声，便迫不及待地迎上来，扑到我的腿上，嘴里还轻声哼着，仿佛诉说着和我分别后它

的孤苦和寂寞，使人禁不住涌起怜悯之情。有一次，我到不远的一所山村小学校访问，决定带它去。走出不远，迎面碰上了从小镇上回来的客栈男主人。他板着脸，毫无表情地朝我点点头，依然走他的路。擦肩而过的时候，他突然站定了，眼光，停留在我脚边的小黄身上。僵持了一会儿，他说话了，口气很生硬：“为啥带它去？这么小的狗，弄丢怎么办？不行！”说罢，也不和我商量，一把揪住小黄的后颈脖，拎起来就走。不管小狗怎样挣扎，怎样尖叫，他头也不回，扭动着矮壮的身躯，蹬蹬蹬直奔小客栈，丢下我一个人懵头懵脑地呆立在路上。哦，在他的心里，他是小黄理所当然的新主人了！

然而小黄却不承认这个主人，一不留神，它就会悄悄跟上我。一天，电影放映队进山放电影，我决定去看看，见识一下山里人的文化生活。电影场设在几里路外的一个小山村里，天黑，路也不好走，小黄是绝对不能带去的。那天有月亮，曲曲弯弯的山路好象一根银白的飘带，引着我走向幽谧森然的大山深处。走了一段路，我突然听见路边的草丛里窸窸窣窣地响，不由紧张地站住了——这山中多毒蛇，会不会

是这些长虫们出来夜游了！正愣着，小黄欢叫着从草丛里窜出来。这一下，我可犯愁了，白天还好，晚上跟我走那么远，而且天黑人杂，怎能担保它不丢失了呢！

电影场子里的热闹出乎我的意料。几百个山民，聚集在一块不大的平地上，老老小小，一片欢声笑语。为了看这场电影，好些人是翻山越岭赶来的。我和山民们聊着，感受着欢乐的气氛。小黄开始还紧随着我，电影开映后，它蹲不住了，在我不注意的当儿，钻进了密密的人丛。电影，我是无心看了，在人群里转了好几圈，不见它的踪影。电影结束后，人群一哄而散。我一直等到最后，它却始终没有出现。看来，多半是跟别人跑了。回客栈的时候，我虽然沮丧，可心里却依然亮着一线希望的微光：它会回来的，不会就这样不辞而别。快走近小客栈的时候，我突然感到裤腿被什么钩住了，低头一看，是小黄！我一把抱起它，重重地在它的小脑袋上拍了两下，它也不挣扎，温顺地将脑袋搁在我的胳膊上，嘴里呼哧呼哧喘着气。我弄不清楚，它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，这真是个谜。

我启程的日子临近了。带它一起走，不可

能。分手是不可避免了。小黄仿佛有点知道，整天跟着我，比以前盯得更紧。客栈主人眼见无法阻止它和我亲热，也就不管了。不过他郑重地关照了好几次：不能带它走！“城里不准养狗，带去也要被杀掉！”他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，说得有板有眼。

临走的前一天，我到山中小镇去买点东西，它也跟了去。从小店里出来，我又找不到它了。小镇不过三五家店面，它能到哪里呢？然而来回走了几趟，叫了好一阵，它还是没有出现。准备走的时候，我似乎隐隐约约地听到一阵压抑的叫声，好象是小黄的声音。于是我又转回到小镇上。叫声消失了一会，又响起来。这下听清楚了，声音来自一间门窗紧闭的小屋子，我紧贴着门板上的缝隙看清了屋里的情景：两个十几岁的孩子，正提起一个布袋朝灶膛里塞，布袋剧烈地蠕动着，那压抑的叫声，就是从袋子中传出来的！我推门而入，从灶膛里拖出布袋，袋口一解开，小黄就叫着窜了出来，看见是我，欢喜得什么似的，一下子扑到我的身上，呜呜地叫着，象是哭，又象是在笑……

第二天清晨，我悄悄地离开了小客栈。小

黄象往常一样，独自蹲在屋后的山涧边，默默地凝视着那条永远流不尽的溪涧奔泻远去，想着它的永远不会被人知道的心事。轰鸣的流水声包围着它，它没有发现我走。哦，最后不辞而别的，还是我。这个失去了亲属的小可怜，不知今后还会遇到什么灾难。走上公路，坐上准时到来的长途班车，我有些怅然，眼睛，一眨不眨望着窗外。汽车发动时，我发现远处的公路上出现了一个跳动的小黄点，逐渐大起来，大起来……

呵，是它，它追上来了。等它奔到汽车边上时，车子启动了。它抬头望着车窗，眼睛里亮晶晶的，好象噙着泪水。车子越开越快，它在后面拚命追，终于被拉下了，又成了一个跳动的小黄点，并且不断地缩小，缩小，象一片在风中飘忽的黄叶，消失在武夷山无边无际的绿色之中，消失在山间淡淡的晨雾里。只有一阵阵凄厉的哀叫，久久地，久久地，伴随着山涧幽远的鸣响，在我耳畔飘旋，怎么也不肯消失……

一九八二年秋记于武夷山自然保护区，

一九八三年春写于上海。

（选自《上海文学》1985年1月号）